

去了石榴，来了芭蕉

王振羽

癸卯年双节假期将尽，明天就要从老家返程回宁了，情绪莫名地黯淡、低落起来。傍晚时分，秋雨绵绵，更是惹人惆怅，意绪阑珊。母亲说，到你秀玲姐家看看吧。

秀玲姐家，就在我们家后面。母子俩冒着小雨，出门往西，再往北走，几步路就到了。两位老人彼此应声打着招呼，推小院大门而入。小院静寂无声，种有不少蔬菜，绿意盎然。屋前有廊，室内灯光明亮。小院内西侧靠墙有一株芭蕉，在雨声淅沥中，翠绿如盖，晶莹剔透。秀玲姐家原来的房舍、院落，较之现在，要稍微再靠后一些。印象中，并无围墙，当时院落东南一隅有株石榴树。此一石榴树，并不高大巍峨，却从生蓬勃，郁郁葱葱。仲春时节，一树红花，旺盛葳蕤，招人喜爱。当年，我们经常石榴树下玩耍、打闹、闲聊。

秀玲姐是村子里的平辈。她是当年汝水荒村草门楼的女儿，计有兄妹七人，家里一度殷实富足，名声在外。但到了1949年前后，因家中长辈多人吸食大烟，基本上已经家道中落，而评定成分，她家还是属于地主富农之列，被要求搬离原来宅院。此一偌大院落，多年之内都是村里的学校，不少农家儿郎的读书摇篮。秀玲姐家里境况陡然逆转，改地换天，如此以来，她的哥哥、弟弟的婚姻就遭逢了巨大危机，大致是在“改开”以后，他们也才陆续娶妻成家。

说来有点复杂绕脑，秀玲姐嫁给了本村的一位后生，此后生是我的本家外甥，姓黄，名叫来卿，是名闻乡里的医生，悬壶济世，颇有口碑。他出生在沙河南岸的泥车，却自幼一直在荒村舅舅家生活长大，最终成为影响很大的乡村名医，他也是昆阳古城多年的县人大代表。

前面说到小院里的石榴树，还有一件事，印象深刻。来卿不仅医术精湛，也很善于表达，会说故事，村里说是喷瞎话儿。就是在石榴树下，听他说过一对师徒往事。徒弟拜师学艺，三年学成，即将出山闯荡江湖。师傅送他下山，解下腰间佩剑赠送徒弟。师傅年迈，步履蹒跚，拄一竹子拐杖，一路叮嘱徒弟要低调小心，谦虚谨慎。两人晤别，师傅转身回返之际，却听徒弟自背后剑声呼啸快如闪电直刺而来。师傅一改老态，敏捷如猿，低身躲过。刚刚闪身躲过，利剑却连连进击，师傅也不回头，用拐杖接招拆招，彼此一瞬间辗转腾挪，经过不少回合，难见分晓。徒弟看难以取胜，更为焦急，他孤注一掷，利剑直刺师傅咽喉。师傅以静制动，斜举拐杖，躲闪不及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拐杖被斜截一段，留下锋锐尖端。师傅长啸一声，一跃而起，掷出拐杖，直扑徒弟右手，如铁削泥。只听哎呀一声凄厉尖叫，徒弟应声倒地，右臂断落。

师傅说了声，畜生，快去就医，也许尚能留住狗命，还不滚开。徒弟左手掩面，落荒而去。师傅昂然回返，再无回头，从容而去。

这一故事，听来卿多次说过。他每次叙述，绘声绘色，有比划，有动作，声情并茂，抑扬顿挫，细节或稍有修正，而故事情节大抵如此。当时，并不知道，来卿是否看过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或者平江不肖生、还珠楼主等人的武侠小说。灯火可亲，三人在屋内闲坐聊天，说些家常，想起这些往事，历历如在眼前。如今，说故事的人已经去世六年了，父亲为他撰写一生行状，追述他的种种过往，言简意赅，平实质朴的字里行间，饱含着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的真挚情感。

来卿与秀玲姐共有五个子女，四女一男，男孩最小。当时，在这一小院石榴树下一起玩乐，多是他们家四位小孩。为何是四人？却原来，他们家二姑娘呱呱坠地不久，就被抱到她外婆家去了。夏日，某次，在石榴树下，二姑娘偶尔回来了，有点新奇、特别。在我看来，她颇有点做客落寞的样子。她不多话，静默，看别人玩耍、打斗。大人们议论着待炕烟中收成后要撕些花布，犒劳孩子们。秀玲姐说，二姑娘还小，还不会洗衣服，就不给她做衣裳了。二姑娘在这个时候，却很平静坚决地脱口而出道，外婆的衣服都是我在洗和晾晒的！此言一出，大人们反应很快，都在忙说，也给你做一身新衣裳，不能落下了。二姑娘后来去武汉卓尔泉边一所大学读书，又到郑州读研，再后来作了大学教授。

如今的小院平房，已经翻修，四壁白漆刷过，洁白无瑕，房灯在东侧墙壁。原来堂屋靠北墙有桌，有椅，墙壁之上张贴有人物画像，两侧挂有两幅字，分别是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，是我父亲写的。堂屋横梁之上有一燕子窝，燕子呢喃，很有烟火生气。如今，字画、燕子窝、石榴树，都不在了，四壁清爽，也有些清冷。

秀玲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村子的医药室里，大姑娘是药剂师，三姑娘是儿科医生，她们常常回来陪伴秀玲姐。

楼上黄昏欲望休，玉梯横绝月如钩。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。母子与秀玲姐道别，缓缓而回。暮色苍茫，秋雨还在下，沙，沙，沙。



大漠 钱国宏 摄

在沙漠深处看红月亮

大庄

第一次到新疆，就一头扎进塔克拉玛干沙漠。连续几天马不停蹄，还没跑出沙漠的掌心；每每放眼车窗外，沙漠一如昨日，仍在天边绵延。风自天边来。千万年的风吹过，沙漠中隆起浑圆沙丘，层层波浪在沙丘上起伏。风暴力，却也温柔，它把万物弄得面目全非，终又会将它们抚摸得起伏有致。被风摔打又抚摸的沙漠保持着亘古的沉默。沉默的还有戈壁，逼眼的阳光下，岩石裸露，握不住一滴雨水。

偶有胡杨林、骆驼刺、梭梭丛一闪而过。这些难得一见的身影，或独立于苍穹之下，或匍匐于黄沙之上，满身风沙、灰头土脸，却像浑身泥巴的孩子一样，并不脏。好几次有冲动，想下车抚摸甚至拥抱这弥足珍贵的绿色植物，不是青翠、盎然的绿，而是有气无力、蔫头巴脑，甚至苍白、垂老的绿，它们给寂寞的沙漠以一生的陪伴，地老天荒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人越老，也越“脆弱”，看到一张老旧但笑容如孩童般灿烂的脸，看到一只鸟衔来一条虫子急急归巢喂给宝宝，看到倾盆的雨泼向干裂的土地，看到烈日下孤独劳作的身影，都有流泪的冲动。年少时常会为情不自禁而胆怯、羞愧，极力加以掩饰，年齿渐增，性情舒展了一些，明了旁人的臧否对自己其实并没那么重要，于是让情感纵横驰骋，及至泪水滑落脸庞，身心也得以更多的放松。

终于见到绿带一样的防护林。半人高的层层红柳，站成几十米宽的绿色波浪，簇拥着一条乌黑、闪亮的柏油公路。这是塔里木油田在沙漠腹地鏖战数年修筑的零碳排放公路，绵延500多公里。汗水和血水浇灌的“天路”如波浪一样起伏，从远处迎面而来的车辆在阳光下，像一尾尾闪亮的鱼，在绿波中游弋。

我们也在游弋，大半天后，终于游到一个叫“塔中”的地方。塔中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部。下午五点，太阳仍高悬于天空，层层沙丘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。一处平房的不远处竟有一方池塘，这是连续多日在沙漠中看到的唯一天然水源，清清碧碧，映着芦苇和水草纤细的影子，间或有细小的鱼儿在芦苇丛中浮动。

几位师傅在屋子边烤鱼，烤羊肉，

烤牛肉，制作“老虎菜”（洋葱、胡萝卜、辣椒混合凉拌），又把冰镇西瓜和葡萄捧到长条桌上。他们每把食物往桌子上送一次，就笑一下，并无太多话语。这些在少有人烟的地方待久了的人，习惯了寡言，习惯了不动声色地表达情感。这些敦厚、朴实的外表和微微的笑意，更会令人心头一热。

暮色一寸寸落到桌上，菜肴的面目也渐渐模糊。一轮月亮在远处山脊浮出头，心下一惊：怎么那么圆，那么大，那么红？比常见的满月起码要大半个；且这样的红，像苹果，像胭脂，像姑娘羞红的脸。是天地广阔的原因，还是空气清新所致？没人回答。长久的静默后，一群人决定弃车步行，穿越沙漠。烧烤师闻言，淡然一笑：朝月亮的左边走，四五十分钟就可以抵达山下的客栈。又言：光脚走才舒服哟！

红月亮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升起，光着脚，提着鞋，向着又大又红的月亮走过去。多么敦厚、可爱的月亮，一动不动地贴在远方的沙丘之上，似乎在静静地看一群突发冲动的人。大地静谧，星星在头顶闪光，黄沙在身边，在远处泛着光。脚踩着沙粒，有丝丝凉意，又有酥软、滑嫩的感觉，一不小心，又会陷入沙地，身子前倾，险些趴下，但并不害怕，即使全身翻滚，也会毫发无损。沙漠是如此贴心，光着脚才会体会更深。

冲在前面那个人立在沙脊上，开始唱歌，身子正对着月亮，是唱给月亮听的吧？但沙漠会听到，星星会听到，路过的风儿也会听到。月亮依旧贴在远处的沙丘之上，一动也不动。一直朝着月亮的左边走，翻过一道沙脊，却是迷路了——那月光看似不动，其实是在移动的呀！好在远处有灯光，脚下亦有光，一路踩着光，终于走近沙丘下那片斑斓的灯光。

迤迤的灯光泼洒在碧绿的草地上，草色有些失真，一只兔子突然从一蓬草中蹿出来，引得一阵尖叫，兔子倒是镇定得很，在不远处立住，回头看着人，一点也没害怕的意思，众人敛声屏息，看着它，它红红的眼睛泛着光。

它是从红红的月亮上跳下来的吗？

